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正确二战史观
构建二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刘作奎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0年来，二战遗产深刻塑造了战后世界秩序。与此同时，有关二战的错误史观也持续扰乱着全球治理。正确继承二战遗产，必须从人类发展的长远视角出发，审视战争与和平、文明兴替与公平正义等重大问题，秉持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树立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就中国学界而言，应坚持以史为鉴，回应时代关切，构建中国二战史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持续推出具有标志性和原创性的概念与表述，有力推动二战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错误的二战史观之表现及其危害

错误的二战史观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其中“西方中心主义”最具代表性。美西方国家常以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把二战简化为“自由世界”对抗“邪恶世界”的战争。这不仅忽视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更掩盖了美、英、法等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对战争爆发的历史责任。由此衍生的历史叙事，以欧洲战场为中心，将德国入侵波兰或日本偷袭珍珠港视为二战起点，片面夸大美国等国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错误史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演进，反映特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二战期间和战后初期，美国在强调自身“关键作用”时，尚承认其他国家贡献。但冷战爆发后逐渐演化成“单一贡献论”，宣扬美国凭一己之力拯救世界，淡化他国，尤其是中、苏的历史贡献。

与之类似，“第二战场决定论”也极具误导性。这种观点虽然表面赞赏盟国合作，实则不仅夸大美英的作用，还刻意贬低中国和苏联在亚洲和欧洲主战场的关键地位，并抹杀亚非拉人民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一些西方学者即便承认苏联的贡献，也以“外援决定论”加以矮化，鼓吹美英援助是苏联取胜的关键因素，掩盖苏联自主抗战的历史事实。

更有甚者，错误史观已从矮化走向扭曲与污蔑。美国政府曾在一份声明中宣称二战始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将苏联污蔑为“战争发起国”；一些欧洲国家将苏联在战争中对中东欧国家的解放行动污名为“苏联占领”；等等。

对于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西方学界长期错误史观影响而评价失实。在冷战前期，美西方少有提及中国抗战。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正常化后，这一情况有所改观，但近二十年来再次趋于消极，甚至有意割裂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除此之外，部分战败国所奉行的历史修正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也对正确认识二战构成了严重威胁，其典型代表便是日本刻意掩盖战争责任、美化侵略历史的行为。日本右翼积极粉饰侵略罪行，提出“侵略有理论”。右翼学者鼓吹“大东亚新秩序”给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带来现代化，将战争美化为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的“必要手段”，宣称日本在亚洲的军事扩张行为意在“驱逐外来势力”并实现“亚洲殖民地解放”。

错误的二战史观对战后国际秩序与人类文明发展构成深层干扰，导致全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

首先，错误的二战史观削弱了对战争的反思，助长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战后美国将对二战记忆的操控作为常规手段，自诩“自由世界领袖”，为干涉他国内政、发动战争寻找合法性，从朝鲜、越南，再到阿富汗、伊拉克皆为明证。其表面宣扬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却屡屡践踏国际准则，推行强权即是公理，加剧了全球和平赤字。

其次，错误的二战史观混淆历史，夸大美欧作用，贬损中俄形象，恶化国际关系。例如在俄乌冲突中，美欧发动“记忆争夺战”，将苏联（俄罗斯）的形象妖魔化，并将中俄并列成权威国家，煽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这种做法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碎片化和意识形态化，在此基础上，美国又强推所谓“对等交易”“美国优先”等利己主义政策，对他国大打意识形态战、金融战、经济战、认知战，不仅阻碍全球共识，还加剧了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

最后，错误的二战史观使得部分战败国未能真正汲取历史教训，极右翼势力蠢蠢欲动。二战后，日本借“原爆受害者”形象模糊其侵略行径，规避战争责任，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在俄乌冲突中，德国积极发展军事引发广泛关注。同时，旧法西斯势力重新在乌克兰兴风作浪，加剧局势动荡。美西方对战败国和极端主义的“再军事化”的默许与纵容，不仅无法解决全球安全问题，反而诱发“军备竞赛”与全球恐慌，形成了难以弥合的全球安全赤字。

积极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

树立正确的二战史观要求我们必须深入理解战争爆发的根源、进程与结果，公正评价各国人民的贡献，以防历史悲剧重演。

二战爆发的历史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国家间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围绕资源与市场展开激烈竞争，最终引发战争。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仅未能解决帝国主义间的根本矛盾，反而加剧了冲突。1929年经济大危机更是激化了新一轮矛盾。面对这场大危机，德意日走上法西斯主义道路，通过对外侵略转嫁危机，最终酿成更大规模的战争。因此，正确理解二战史，必须揭示帝国主义的扩张本质，摒弃以资本为中心、以强权为策略、以侵略为手段的帝国主义逻辑，彻底告别殖民思维与文明优越论。

二战进程充分证明，中国和苏联在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这有力地驳斥了“西方中心论”的虚假叙事。自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起，中国率先步入反法西斯战场，是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条件最为艰苦、民族牺牲最为惨重的国家，付出了超过3500万人员伤亡的巨大代价。中国的长期抵抗，不仅将日本法西斯拖入了持久战的泥潭，而且极大牵制了日本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入侵。在欧洲战场，苏联则从1941年起全面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主导了欧洲战争的战略转折、重创德军主力，极大地鼓舞了全世界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士气。中、苏两国不仅率先抗战，还团结英、美、法等国，在全球多战场密切配合，最终成功打败法西斯，成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胜性力量。相比之下，美英在战争初期推行绥靖政策，甚至包藏“祸水东引”之心，不但未能遏制侵略，反而加速战争的爆发。考虑到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立场，二战胜利的“西方中心论”实难成立。

从战争结果来看，我们必须完整、全面、客观地看待各国在战争中的贡献。中、苏在各自战场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及美英法等国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共同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胜性力量。战争的胜利绝非靠一国或一己之力，而是世界各国人民集体努力的结果。

作为战争的重要成果，以联合国体系和《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在无数先烈的血泪基础上凝练而成的，绝不能抛弃；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是对法西斯的正义裁决，绝不容翻案。历史昭示我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绝非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绝非人类和平之策。面对新的时代挑战，我们要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遵循，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努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弘扬正确二战史观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人民抗战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二战史研究自主知识体系。

重新解读旧史料，持续挖掘新史料，夯实研究基础。不变的是档案，变化的是时代，发展的是思想。我们要以新视角解读旧史料，赋予其新生命，同时加快对新史料的挖掘与整理，深入思考二战中的东方主战场、战时中国与世界、二战对战后世界的影响等重要问题，发掘中国人在海外战场的英勇事迹，论述中国与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如何互相支援、共同抗战等，阐述新主张，构建新叙事。

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创新话语体系。在中国二战史研究中，已有诸多标识性和原创性成果，如确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起点，是中国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凸显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关键地位；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等等。这些学术观点有理有据、令人信服，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坚持唯物史观，突出战争的反法西斯性和人民性。一些国家的学术界试图对二战“去法西斯化”，否定存在统一的法西斯主义概念。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日本保守主义史学家就建议规避使用法西斯主义这一学术术语，导致日本学界从此慎用该词。对法西斯主义的解剖，打着“学术”旗号，实则为淡化历史罪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一直明确坚持战争的反法西斯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术界更是系统地论述了德意日三国法西斯在体制、思想、形态的一致性，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核心是反民主、反人类、推行侵略、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界定，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二战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生死搏斗。二战的胜利是全世界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和奴役的人民共同参与、团结奋斗的结果，是全人类的共同胜利，其精神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生动的历史实践和宝贵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

（来源：《光明日报》）

以治理创新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

提升社区服务能力和水平

□闫晓 刘东超

养老服务是关系千家万户的重要民生问题。社区是人们的生活空间，也是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依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加强社区治理创新，能够提升社区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日前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加快适老化、适儿化、无障碍设施建设改造。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促进医养结合。”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要科学把握社区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的重要作用，以治理创新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更好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根据统计，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亿人，占总人口的22%。大部分老年人倾向于在熟悉、就近、方便的环境中安享幸福晚年。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具有生活共同体的鲜明特性，是广大老年人安居乐业的家园，也汇聚了老年人所需要的生活照料、医疗服务、康复护理、文体娱乐、紧急救援等各类服务资源。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既契合老年人的生活、养老习惯，可以把服务送到老年人身边、床边，有效解决老年人的急难愁盼问题，增强老年人的独立生活能力；又有利于发展养老互助社、养老大院等社区互助养老服务和志愿服务，推动老有所为与老有所养有机结合。

目前，在我国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这三种主要养老方式中，社区是连接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纽带。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正是对社区这一纽带作用的准确把握。通过发展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或者与专业养老机构合作等方式，将机构养老服务引入社区，把专业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庭，便于老年人根据自身情况就近就便享受养老服务。近年来，我国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支持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推动社区养老服务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当前，我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稳步推进，社区养老服务供给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存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有待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不完善、住房及楼宇环境适老化程度低等问题。积极应对这些问题，要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资源，完善社区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设计、优化服务供给模式、建立更灵活的居民参与机制，为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提供更高效的组织保障、更优质的服务支撑和更包容的社会环境，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层次、高品质养老需求。具体可在以下方面着力。

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覆盖居住环境、出行设施、健康服务等多个维度，涉及养老服务主管部门、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不同服务主体。如果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就容易出现零散化、碎片化等问题，难以形成合力。社区治理创新通过发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多方协同治理机制作用，凝聚共识、汇聚力量，能够将不同服务主体凝聚起来，打造形成优势互补、衔接顺畅、协调有序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此，可聚焦老年人“家门口”养老需求，采取“中心+站点”等方式，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发挥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设施、互助性养老服务站点，并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和服务机构，推动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网络更完整、更紧密、更牢固，为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当前，我国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加速涌现。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过程中构建高效畅通的沟通渠道，能够及时精准掌握老年人的需求，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加强社区治理创新，通过健全便捷畅通的意见反馈机制、搭建多元高效的互动平台等，让老年人真正参与到社区规划建设过程中，有利于优化养老服务资源配置，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提质增效。为此，可通过建立“长者议事会”“社区合伙人会议”等形式，因地制宜搭建社区与老年人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助力提供更多更精准的日间照料、健康管理、助餐、助浴、助浴、助急等服务，让具有不同需求的老年人都能获得有温度、个性化的养老支持。同时，可依托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逐步建立动态变化、实时更新的老年人电子健康档案，为更好满足老年人需求奠定基础。

营造老年友好型社区氛围。建设老年友好型社区，不仅包括物理空间的适老化改造，更包括打造充满包容性、人文关怀的生活场景。社区治理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打造高品质生活的基础性工程。将尊老敬老爱老的理念融入社区治理创新全过程，能够为营造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积极氛围注入强劲动力，营造老年人与社区共生共融的良好生态。为此，可组织多种形式的社区敬老爱老主题教育活动，加大对“敬老文明号”和全国“敬老爱老模范人物”等的宣传。鼓励社区自设老年教育学习点或与老年大学、教育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合作设立老年教育学习点，积极开展老年人休闲娱乐、健康知识、艺术审美、智能生活、家庭理财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有利于促进代际互动、邻里互助的社区活动，增强代际文化融合和社会认同。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

（来源：《人民日报》）

课程思政视域下进阶性情景案例融入体验式教学的实践探索

□廖璋 杨洁

在新时代医学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如何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有机融合，已成为护理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内科护理学”作为护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其实验教学环节是锤炼学生临床思维、专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关键场域。本文基于“课程思政视域下进阶性情景案例融入体验式教学在‘内科护理学’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究”项目实践，探讨以进阶性情景案例为驱动、深度融入体验式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为培养技术与品德并重的护理人才提供教学参考。

一、融思政于案例，在进阶情境中实现价值塑造

课程思政绝非生硬嫁接，其精髓在于与专业知识、技能训练的自然渗透与价值同频共振。我们在“内科护理学”实验教学中，摒弃零散化、碎片化的思政元素添加，着力构建“价值目标—知识能力—情景载体”三位一体的进阶性案例体系。此体系以仁爱之心、责任担当、慎独精神、人文关怀、团队协作等职业精神作为核心价值锚点，紧密围绕内科常见病、多发病及急危重症护理核心知识与关键技能，依据学生认知规律与技能形成规律，精心设计由浅入深、由简至繁、由单一到综合的阶梯式情景案例链。例如，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护理”模块，基础层级案例

聚焦规范氧疗操作与健康宣教，融入对患者长期带病生存的理解与尊重；进阶层级则模拟患者急性加重期合并情绪焦躁情景，锤炼学生应急处置能力与沟通共情能力；复杂层级则引入多病共存老年患者的家庭访视情境，引导学生体会整合照护的复杂性，深化对“全人护理”理念及社会责任的理解。这种层层递进的设计，使价值引领有效融入专业实践全过程，让学生在解决复杂临床问题的同时，职业认同感与道德判断力得以自然生发与强化。

二、重体验于实践，在仿真环境中促进知行合一

体验式教学的核心在于“做中学、悟中行”，其精髓在于通过高度仿真的实践情境激活学生的深度参与和主动建构。我们将进阶性情景案例置于精心设计的沉浸式体验环境中，综合运用高仿真模拟人、标准化病人、虚拟仿真技术及真实的临床见习资源，构建多维联动的实践平台。在案例实施中，学生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情景中的“责任护士”，需独立或协作完成从病情评估、护理诊断、措施制定与实施、效果评价到健康教育的完整护理流程。例如，在“急性心肌梗死抢救与监护”的案例中，学生团队需在高仿真模拟人身上迅速响应胸痛呼叫，准确执行心电图监护、

建立静脉通路、给药、吸氧及病情观察，同时应对模拟家属的焦虑询问。教师则化身“引导者”和“隐形观察者”，通过设置关键决策点、突发状况（如模拟人出现室颤），驱动学生在高压环境中运用知识、磨砺技能、沟通协调并做出符合伦理的护理决策。演练后的结构化反思环节至关重要，教师引导学生基于真实表现，紧扣案例预设的思政融合点，剖析操作规范背后的科学精神、沟通中的共情艺术、团队协作中的责任边界以及面对生死考验时的职业信念，实现从行为实践到价值内化的升华。

三、显成效于变革，在创新实践中完善育人范式

实践表明，课程思政视域下进阶性情景案例融体验式教学的应用，为“内科护理学”实验教学注入了新活力与新内涵。学生在高度仿真的任务驱动下，学习动机显著增强，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究与团队协作。其批判性思维、应急处置、沟通协作等临床综合能力得到系统性提升，尤其在处理复杂、模糊临床情境时展现出更成熟的判断力。更重要的是，通过案例中精心嵌入的价值冲突与伦理困境，学生对护理职业的价值认同感、责任感以及对患者权利的尊重意识明显深化，人文关怀行为更具

自觉性与专业性。这一模式为解决传统实验教学中思政教育“表面化”、技能训练“机械化”、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困境提供了参考，进一步实现了价值引领、知识内化、能力提升的螺旋式上升与有机统一。它不仅在教学方法的革新，更是一种育人范式的重构，为护理学及医学相关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创新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案。

在健康中国建设对护理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的背景下，将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内科护理学”实验教学，以进阶性情景案例为载体，以体验式学习为方法，切实提升了育人实效。本项目的实践表明，在贴近临床的真实情境中，学生专业能力的提升与职业素养的养成能够相互促进、同步发展，有效增强了教学效果。今后，我们将继续完善案例资源，加强教师引导能力，建立多维度评价方式，更细致地关注学生成长。通过持续探索，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专业扎实、富有责任心、能够胜任健康照护工作的护理人才，使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既具备扎实的业务能力，也体现出良好的人文关怀素养，以实际行动践行护理职业的崇高精神。这一探索既立足于教学本身的改进，也努力回应时代对护理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作者单位：桂林医科大学。本文系桂林医科大学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编号：JG202247）的研究成果】